

東原集

冊一

家

東原集

四清齋要

東原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經韻樓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一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

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
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閒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
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
人也又嘗與王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
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於曲阜十餘
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
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
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卷第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撰

河閒獻王傳經考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尚書今文古文考

書顧命後

書鄭風後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書小雅後

詩標有梅解

詩生民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周之先世不密已上闕代系考

河閼獻王傳經考

刻石河閼府
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閼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

段玉裁案

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

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

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

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閼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
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
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
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
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如象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
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
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
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
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
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
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贗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彖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文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尙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

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
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

段玉裁案當作伏
詔定古文官書伏

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
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
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
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
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

案孔叢子偽
書不足據

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

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
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冲遠者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尚書之出
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

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

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

五子之歌胤征典寶

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

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

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卷合

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

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

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

亡篇故志廬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

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

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

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

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臯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蹟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

案馬鄭王所傳真古文不得并非之

考此篇自狄設黼展綴衣至末踰

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

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號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

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閒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闕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閏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闕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

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旣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曰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閒固不必無玁狁崛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

丙戌